

观点

博物馆如何发挥作用

刘克瀚 张晓雨 毛治臣

2024年8月23日,商务部对外发布了第一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优秀实践案例,多地推出的“建立以文化为基础的便民生活圈”中,形式不乏城市书房、公共文化空间等。作为具有历史文物及文化陈列展示、社会教育职能的博物馆,更应将千年凝结的岁月风云融入寻常百姓家,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实践基础上发挥更具文化多样性的公共服务职能。

以“缺什么 补什么”的思路建设博物馆生活圈

据国家文物局统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从2012年的3866家增加到2023年的6833家,平均每1.2天新增一家博物馆。以山东为例,截至2024年5月,全省备案博物馆总数为812家,平均各地市博物馆数量约50家。但具体到各个地市,博物馆数量还存在明显差距。如青岛地区的博物馆总量已超过100家,是全省平均数量的两倍以上。截至2024年,在山东省28家市属的国家一级博物馆中,青岛市拥有5家,占比约18%,为全省最高。济南、淄博、潍坊等地市一级博物馆数量在2家以上,但仍有一部分地级市只有一家或无国家一级博物馆,反映出各地市博物馆建设成效略有差异,整体发展不均衡。从山东省范围来看,博物馆事业取得的成效是不可否认的,但要满足“一刻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建设和发展的需求,对于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来说仍有长足的发展空间。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博物馆如何在“文化生活圈”

中发挥价值?需要以“缺什么 补什么”的思路,将博物馆蕴藏的历史文化、文物藏品、地域特色发挥出来。区别于城市书房、公共文化空间等文化圈模式,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尤为重要。如淄博市桓台县的王士禛纪念馆以“忠勤报国 洁己爱民”为主题打造的博物馆特色展览,可以定期开展以周围生活区、村庄为主体的“清廉家风故事”宣讲,以周围学校为主体的“清廉家风传袭”活动,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向外辐射,开启具有特色的“一刻钟博物馆文化生活圈”。这样不仅有益于打造地方文化标志,也是实现地域文化传承的有效方式。

同时,还可通过开发古今延续、相互呼应、循环贯通的博物馆街区(村落)线路,形成一批特色博物馆文化生态圈、生活圈。例如,浙江省宁波市现有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1315个。博物馆在文化生活圈中所提供的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作用越来越明显,下沉服务占比越来越大。作为一座城市的名片和地标,博物馆不仅延续了城市文脉,也为促进当地历史文化传承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建设博物馆“圈长”制度提升日常建设管理水平

作为山东省“博物馆之城”建设试点城市之一,淄博市现有备案博物馆数量85家,平均每个乡镇街区都能有1家博物馆。在主城区可基本实现平均每15公里1家博物馆,但在偏远乡镇实现博物馆注册备案或正常开放则相对困难。因地理位置

分布不均、非国有博物馆占比较大,同时因受众范围、社会影响力、组织协调能力等因素影响,博物馆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中发挥的“圈长”作用有限。

因此,跨界的取长补短十分有必要。比如向比较成熟的“河湖长制”取经,重庆市永川区建立的“河湖制+网格化”模式,推动了河湖管护的精细化。相应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中,博物馆可以“分馆”“巡回展”等多种形式定期开展各类文化宣教和展览推送等服务,并进行精细化的地区“投送”服务。此时“圈长”发挥带头作用便显得十分必要了。其次,要想“博物馆文化生活圈”保持活跃,也要健全“圈长”制度,试行一批村级文化专管员、企业文化专管员等兼职岗位,确保“圈长”制度行得通、长期管用。

同时,博物馆文化生活圈也面临“谁来管、怎么管”和运营乏力、如何在新的博物馆文化生活圈与传统博物馆发展模式中找到平衡等问题。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过程中发挥文博场馆的规范化运作机制十分必要,需建设起博物馆的“圈长”制度,提升博物馆日常管理水平和其在文化建设中的社会责任感。

创新博物馆共享机制 多元化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博物馆的共享属性主要体现在资源共享、文化体验共享和社会服务共享三个方面。但博物馆的场馆性质和功能定位决定了其无法实现如同商超、农贸市场一般“散落分布”。面对人民群众公共文化服务

需求增长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创新博物馆开放共享的模式、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元文化需求成为不可忽视的新课题。博物馆受文物保存条件、展览时长、参观容量等多重因素影响,往往在延迟开放、增加参观人数等方面多有掣肘,使得众多热门博物馆“一票难求”、中小博物馆“进退两难”。而在工作日“上班族”“上学族”等博物馆参观主体也常因时间冲突而无法参观。同时就“博物馆文化生活圈”建设而言,在硬件和配套设施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困难。

对此,可尝试探索“文化+”发展模式。由街道整合各类场馆服务功能,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强化优质文化供给,优化设施布局和资源分配,按时间标准免费开放公共市民综合活动中心等场馆,实现错峰开放、夜间开放、节假日延时开放等。如潍坊市奎文区广文街道近年来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丰富优势,以“文化+”发展模式,串联起街区周边的图书馆、VR党史馆、新时代文明实践实践站等文化阵地,打造兼具图书阅读、文化沙龙、红色研学等功能定位、惠及属地居民的“一刻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根据居民文化生活服务需求,将分散的公共服务平台整合集约到一起,覆盖面积约1.5平方公里,服务群众超3万人,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青岛市在博物馆社会服务领域也推出了诸多创新举措和服务形式。以青岛纺织博物馆为例,博物馆在建设过程中保留了水塔等原纺织厂的标志性建筑和代表性设备,创新打造沉浸式博物馆的展览和宣教形式。青岛市南区作为青岛

市的老城区,汇集了约半数的文博单位和历史建筑,是国内鲜有的文物资源高度聚集的城区,博物馆正在成为拓展与赋能这些优势资源不可或缺的要素。如八大关景区,根据景区特点重点打造了“八大关万国文化建筑博览汇”,依托近现代的历史建筑和传统文化建设成一处集历史文化和参观研学为一体的“没有围墙的沉浸式超大型博物馆”。

博物馆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创新共享开放的服务机制打破博物馆固有的时空界限,既可以缓解博物馆“一票难求”的参观压力,“进退两难”的管理压力和文物保护的工作压力,又可以借助“便民生活圈”的基础设施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博物馆的资源和文化服务,极大地满足人民群众持续增长的博物馆参观需求。

新时代的文博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博物馆,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就要以人民群众实际的文化需求为出发点,打造创新、共享、开放的博物馆文化服务新模式。通过“一刻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的建设,让人民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取到博物馆的文化服务,切身感受文化强国建设的发展成果。通过“一刻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的建设打破博物馆等文化场馆的时空壁垒,将便民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优质文化产品触达更多人,将文化认同感悄然铸就在茶余饭后的驻足凝视间,让人民群众随时随地参与、共享、获取知识服务,享受文化强国建设的发展红利。

(本文为淄博市社科规划项目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4ZBSK035>)

以“问蜀:东周时期的蜀文化特展”为例 阐释以“问”为“叙”的策展思路

张小攀

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三星堆古蜀人的纵目在凝望何方?金沙先民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巴蜀图符讲述了什么故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问蜀——东周时期的蜀文化特展”与观众一起,追根溯源,探寻古蜀文明去向。

为何要问蜀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以考古遗址为依托的专题类博物馆,2012年博物院正式启动原创的“东周时期区域文化系列展”。截至目前,已举办“萌芽·融合·成长——东周时期北方青铜文化臻萃”“南国楚宝 惊艳绝伦——楚文物珍品展”等多个展览。

“巴蜀文化”作为战国时期的七大文化圈之一,有着特色鲜明的地域特征。2016年推出的“寻巴——消失的古代巴国”特展,以时间先后为序,以“巴国初创”“巴国春秋”“融入华夏”为纲,展示了神秘巴国和巴文化的诞生、成长、遇到的挫折及其最终归宿,梳理了巴国、巴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与“寻巴”相呼应,2023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推出“问蜀:东周时期蜀文化特展”,紧扣秦陵博物院的发展宗旨与定位,重点阐述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之后,秦国对巴蜀大地的经营以及巴蜀为秦统一做出的贡献,与该系列的其他展览一起,共同构架起东周时期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历史面貌。

如何问蜀

展览的主题是“问蜀”,问什么,如何“问”?这是策展人在架构整个展览过程中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展览对观众的第一个吸引点。作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东周时期区域文化系列展”之一,蜀文化展的主题与重点从一开始就是“东周时期的蜀文化”。展览以“博物馆就是剧场”的理念为设计原则,以“问”为“叙”,用设问的方式进行叙事,借鉴哲学三问的形式,将三个单元的一级标题设为“你是谁:特立独行的古蜀文明”“你从哪里来:多元文化碰撞下的蜀文化”“你去了哪里:蜀文化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将观众带入策展人设置好的情境之中。

巧妙的是,策展人将一级标题展示的“大问题”拆解为几个用二级标题展示的“小问题”。如在“你去了哪里:蜀文化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下,设置了“竹瓦街窖藏,蜀人参与伐商周了吗?”“新都大墓:是蜀王‘开明’吗?”等四个小问题,“标题”提问,版面文字、文物说明、辅助内容和知识链接回答问题,一级标题下多个二级标题的答案回答一级标题的提问,展览逻辑层层推进,梳理了蜀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发展序列,展示了特立独行的古蜀文明一步步汇入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进程,探讨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



“问蜀——东周时期的蜀文化特展”序厅

问什么

在叙事元素的选择上,展览突破传统的以“物”叙事方式,用更能说明当时社会文化特征的“墓葬”和墓葬中出土的典型文物为叙事元素,多元叙事,突出强调“地域”特征。展览开篇通过纵向梳理和横向对比,直接点题。用时序性强的“秦蜀大事对比表”展示了秦文化与蜀文化从并行到交流,再到交融汇聚的漫长历程,让观众带着“结果”去探索、认识、理解并认同由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和发扬的中华文明。同时,将中华文明置于世界文明的发展体系之中,直观地向观众展示地域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第一问 你是谁——特立独行的古蜀文明

第一单元以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为线索,通过对其内涵进行解读,探寻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宝墩遗址:已经破解的古蜀密码。“三星堆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成都平原还有比三星堆更早的文明吗?”这些问题在宝墩文化有了线索,回答了展览开篇的问题。宝墩遗址的发掘有力地证明了成都平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也为中华文明起源呈现多元一体的特征提供了重要依据。展览用“宝墩文化的来源”地图回答了观众可能有的疑惑,阐明了宝墩文化是结合了川西高原营盘山遗址、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及峡江地区有关遗存的文化因素,是在碰撞、整合中经重组而创造出的独具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

三星堆遗址:人神何以共舞。“人神何以共舞”是观众最大的疑问。三星堆时期,古蜀先民跨入了青铜时代,农业发展、手工业进步、特殊阶层的权力得到强化,城址规模更加宏大,揭开了成都平原文明发展的新篇章。展览中地域文明的横向对比贯穿始终,如“三星堆与二里头”以及“三星堆与城固宝山”典型文化因素的对比,展示了三星堆文化通过峡江地区的东线和汉中地区的北线,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进行着交流互动,呼应了展览对蜀文化的定位:闭而不塞。然而,三星堆文明的突然湮没,令我们对古蜀文明的去向产生疑惑,也吸引着观众继续向前探索。

金沙遗址:谁的黄金国度。这一部分,通过文化解读、内容延伸和知识链接,既回答了“是谁的黄金国度?”又回应了三星堆的去向问题:金沙文化与三

星堆文化有紧密的传承关系,是古蜀文明在成都平原的又一个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第二问 你从哪里来——多元文化碰撞下的蜀文化

古蜀文明在向战国时期的地域文化——巴蜀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周边地区的多种文化保有密切联系。第二单元以彭州竹瓦街窖藏、新都木樨庵以及众多船棺葬为线索,向日益发展成熟的蜀文化发出第二问:你从哪里来?这一路走来,你都经历了什么?展览娓娓道来,用“竹瓦街窖藏:蜀人参与伐商周了吗?”“新都大墓:是蜀王‘开明’吗?”“船棺之谜:是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三个小问题,抽丝剥茧式告诉观众蜀文化从哪里来。最后一个小问题“巴蜀符号:蜀人有文字吗?”是展览对观众的引导,版面上极具地域特色与视觉冲击的巴蜀图符。

第三问 你去了哪里——蜀文化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

第三单元以“秦并巴蜀”这一历史事件为纲,向走向衰落的蜀文化发出第三问:你去了哪里?强调蜀文化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过程。

展览设置“秦之移民墓:秦人入川做了什么?”“战国中晚期的蜀墓:川军为秦的统一做了什么”等问题,通过对同一出土地的文物进行的群组展示与说明,阐释墓葬特征和墓葬所在地区的历史特征。展览最后,是策展人与观众的共同思考。成都平原由秦统一前的大后方,变为“大一统”政治下的地方郡县,在空间上归入秦帝国的版图,在文化上也从独具特色的古蜀文明纳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进程之中。

空间叙事对内容的提升

展览注重对空间节奏的把控和对观众参观节奏的引导,设置过渡文字,既是对上一篇章进行的总结和升华,也成了下一篇章的开端和引子。通过过渡文字,不仅让展览空间和时间的转换更为自然,也能让观众可以更好地理解从古蜀文明到蜀文化的发展脉络,使整个展览叙事更加连续和完整。

空间设计上,展览设计意图营造一个多变和运动的视觉场景,强调展览的创意和想象力,在虚实之间相互呼应,为观众带来一场神秘而又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同时更好地传达展览的主题和内涵。

形式设计师提炼三星堆人下眼睑的弧线作为主要设计元素,以规划展示空间。这些弧线就像蜀文化的整体发展脉络,是发展的和流动的,更说明地域文化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发展进程中,如涓涓细流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实现了内容逻辑与形式呈现的完美融合。整个展览逻辑形成的闭环,是形式通过在空间中的表达,帮助内容设计实现的提升。

(上接6版)



隋唐时期实现了对北部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增强了内徙民族与中原民族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内蒙古赤峰哈达沟唐代窖藏中,出土了一批工艺水平很高的金银器。摩羯戏珠纹金花银盘体形硕大、做工精湛,充分体现了唐代在吸收外来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精美华丽的金银器艺术风格;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大野峪岭出土一件莲瓣纹三足银盘,盘中心凸塑一鹿,昂首站立,头顶灵芝,身饰梅花鹿斑点,短尾上翘。二者形制相似,整体造型优美,制作精细,装饰华丽,极具盛唐风韵。

第三部分多元文化的交相辉映,分为“宋辽夏金并立更替”“元朝一统 多元汇聚”“明清时期 对峙交融”三个单元,主要讲述了宋辽夏金到明清时期长城沿线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一步巩固。

宋辽夏金时期,辽夏金三朝吸收中原文化精华以发展本民族文化,促进了经济交流、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内蒙古地区为辽代统治的腹地地区,墓葬数量众多,出土文物丰富。展览展出了包括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耶律正墓、达尔基山辽墓在内的多座墓葬出土的精美文物,既体现契丹民族在制度和习俗上保持本民族特色,同时也反映其不断吸收汉文化,将农耕与游牧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内涵汇聚交融。

元朝时期实行汉法,实行行省制度、开科取士、畅行驿路等一系列措施,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时期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东西文化交流通畅,城市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墓葬出土的嵌宝石掐丝金花饰,图案以嵌宝石花饰为主,边饰花叶。元朝统治者对产自西亚一带“回回石头”的偏爱推动了金银器镶嵌之风的兴盛,恩格尔河墓葬还出土了玻璃器碎片,证实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产物,是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融的结果。

明代“隆庆议和”后,明蒙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双方互通互市,促进了经济发展、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清朝建立后实行盟旗制,巩固了北部边疆的安全;万里茶道的兴旺使蒙汉等民族之间建立起更为广泛的社会交往。通过对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特色文物的展示,突出了这一时期丰富的文化交流和边疆治理模式。

讲好长城文化带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长城作为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古代军事防御的系统工程,历代王朝在北方地区修筑长城,主观上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南下,客观上成为中原与北方各民族之间自

然与社会风貌的纽带,推动了农耕与游牧民族经济上的互动和依存,文化上的交流和认同。长城两边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交流交往交融让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也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

战国时期,北方民族频繁南下,对中原诸侯国的威胁日益增强,秦、赵、燕等国纷纷在北边修筑长城。匈奴在秦汉之际空前强大,建立起南达长城的游牧政权。秦汉两朝大规模修建长城,并不断完善其防御功能。但长城的修建并不阻碍双方往来,汉匈和亲、边关贸易、张骞“凿空”等推动了双方的交流与交往。长城地带为农耕与游牧民族文化互融互鉴提供了广阔空间。

宋辽夏金王朝是在原统一多民族的唐王朝疆域内,由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辽夏金继承了中原王朝的基本制度和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加强经济文化交流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进入元朝后,统治者实行汉法,有效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长城逐渐失去了其军事防御意义。明朝建立后,农耕和游牧民族在长城地带持续互动,尤其是在“隆庆议和”后,双方以通贡、互市等为桥梁来往密切,交流频繁。清朝建立后与蒙古族保持友好关系,长城亦是民族广泛交往、密切融合的见证。

长城文化带作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文化汇聚的特殊区域,多元文化在此互动交融,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多彩风貌。河北与内蒙古地区长城沿线出土的精美文物,承载着农牧民族在交流互鉴中焕发的生命活力,见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展览立足两地文物资源,生动呈现长城两边的农耕与游牧文化互动交流、和谐共生,由多元走向一体的民族融合画卷。

科技保护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

科学管理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创新服务
科技文宣、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西安元智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 Ltd.

联系人:张总 13572270596
电话:029-8346392
官网: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

遗址 博物馆 发掘现场 档案馆 图书馆 旅游景区

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